

四明叢書

張宗祥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有愉而無愈愈訓勝者乃踰逾之借踰越也逾越進也

季氏富於周公

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

益之

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考文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皇本之作也漢書諸侯王表注後漢書楊秉傳注古史弟子傳皆引此經冠以孔子曰大學注引下節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是下節子曰字當移於章首以求也之稱非記事體也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

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
用田賦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
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
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

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足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翟氏晴江曰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之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卽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旣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蒙案田賦之訪夫子早授意於

冉有而冉有不能盡規於季氏故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富附倍益音義皆相通賦粟倍他日卽指季氏用田賦也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子卽位至十二年用田賦正康子爲政冉有爲宰之時故孟子趙注以季氏爲季康子是康子之倍賦卽冉有之附益也邢疏以爲聚斂財物何必舍本事而別尋枝葉耶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中孔注謂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爲公周公旦之後也蓋公旦元子伯禽封於魯

次子留相王室嗣爲周公其後有周定公宰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見於春秋內外傳公羊河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左傳杜注卿士王之執政者也然周公未聞以富稱也邢疏以周公卽指周公旦朱子謂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然公旦亦未聞以富稱也蓋魯爲周公之後季氏專政以來始也作三軍而公室分三繼也舍中軍而季氏取二是季氏盡有魯君之富已不啻盡有周公之富矣乃至此復背周公之典籍

更爲田賦之橫征是直曰無周公而何有魯君也罪
可勝誅哉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

罪以責也

皇本無而字論衡順鼓篇引同

正義曰孟子離婁篇云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
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者也趙注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冢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絕之也皇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
得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也蒙案孟子推言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蓋是時魯國之政盡出季氏歸
咎於君亦所以深疾季氏也冉有以政事之才仕於
私室實屬長才短馭未必言聽計從夫子欲歸罪季
氏不得不深責冉有朱子謂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
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蓋敢諫之鼓

曾懸於夏室攻錯之石惟藉於他山子令小子鳴鼓以聲其罪意欲其諷冉有而挽回季氏使權臣息無厭之求斯民免重征之苦未始非惓惓之隱衷也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小子爲門人而孟子趙注以爲弟子者禮記鄭注亦云門人卽弟子也或據後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充公遂以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攷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譏所答弟子問作鄭志似

門生與弟子確有不同但攷楊士勛穀梁疏云門生
同門後生是同門之中年長先輩者爲弟子年幼後
輩者爲門生並非私淑弟子也劉孝標世說注服虔
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爲烈門
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爲縣所役褒謂令
曰爲門生來送別是門人與門生可通稱門人門生
皆卽弟子惟年輕輩行遲並稱小子也全謝山謂厚
葬之請未必顏子之弟子一貫之問未必曾子之弟
子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爲臣未必子路之弟子惟問

交之門人小子乃是子夏弟子但此章非對孔子言則所謂門人者正謂弟子也詳見經史問答鄭以攻爲責而趙注訓伐者說文攻伐皆訓擊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杜氏釋例鳴鐘鼓以聲其罪曰伐夫子借用兵之鳴鼓以聲其罪專爲責讓非爲伐擊故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太祝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故此直以攻爲責也

柴也愚

注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

釋文柴仕佳巢諸二反集注引吳氏曰此章之首脫
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
章湖南講義此夫子平日零碎議論彙記於此故不
用子曰字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
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大戴禮衛將
軍文子篇子貢對曰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
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
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
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溫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檀弓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爲難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
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
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說苑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
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
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
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謂則者曰吾不能虧
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何故逃我則
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
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

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
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
之也此事又見韓非子子羔之愚朱注謂其知不足
而厚有餘攷之說文愚戇也三蒼云愚無所知也周
禮司刺三赦曰憊愚注生而癡騃童昏者不違如愚
皇疏愚者不達之稱蓋生而癡愚者不移之下愚也
不違如愚者大智之若愚也子羔蓋仁厚有餘而知
巧不足者故皇疏引王弼曰愚好仁過也子曰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荀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不知以學愈愚然則愈愚之方其惟好學乎而子路乃謂何必讀書哉

何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皋家語作子高同音字也集解鄭元曰衛人家語云齊人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家語僞書不足信也云愚直者子曰古之愚也直

參也魯

注孔曰魯鈍也
曾子性遲鈍也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引程
叔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
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
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
乎道也輔氏廣曰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
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
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
造反深也黃先生曰韓子送王埶序曰孟軻師子思

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
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此朱子所本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本無性字云魯鈍也者說文魯鈍
詞也釋名釋州國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
皇疏引王弼曰魯質勝文也蓋鈍則遲遲則質樸而
少文一義之引申也

師也辟

注馬曰于張才過人
失在邪僻文過也

釋文辟匹亦反皇本高麗本辟作僻史記弟子傳同

正義曰朱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黃先